

西
巖
贅
語

申居鄭
著

中
華
書
局

西嚴贅語

清 永年申居郢善

天下第一好事。莫如誘人爲善。聖賢所以爲聖賢。只是欲引天下後世之人皆入於善。一日不學。則志墮。一時不敬。則心放。

爲善最樂。是不求人知。爲惡最苦。是惟恐人知。

享福人能更作福。福自無涯。有才人肯不矜才。才方可用。莫圖目前好看。須通前後打算。人生至愚。是惡聞己過。人生至惡。是善談人過。

稱人之善。雖有過情。不失長厚之心。揚人之惡。愈有的據。更形刻薄之性。

語云。人前教子。背地責妻。余以爲子亦不當人前顯斥。蓋爲教之方。先須養其廉恥。恥者。百行所從出也。故嚴束之以範其趨。寬假之以發其恥。恥在。則有過受責。惟恐人知。此一綫畏人之念。便是憤排進益之端。若於人前日加呵扑。則顏面一破。偷惰苟且。罔所顧惜。直一頑鈍無賴者耳。何所用其教乎。

親之愛子也。人皆視爲固然。子之孝親也。人且驚爲異事矣。聖賢之訓人父也。惟恐過愛。訓人子也。惟恐不孝矣。同一天性。而懸殊至此。可爲太息。

人子二十以前。皆受養於親之日。及親之受養於子也。時日無多矣。其得以盡反哺之愛者。幾何乎。父母日爲其子營妻。日望其子生子。及子有妻子。而父母遂成路人矣。想及此。可爲痛心。

子欲孝而親不在。時時念此一語。消多少不孝之心。

課兒文訓云。顯親揚名。不在名位。而在不失身。世有公卿之子。甘爲布衣。反足光寵先世者。亦有士民之子。驟躋通顯。不免大辱宗族者。

亂臣賊子。皆從一傲字養成。

尊卑長幼之分。嚴則家道尊。飲食衣服之愛。均則家道和。讀書誦詩之業。專則家道盛。禮義廉恥之教。謹則家道正。以此爲範。覺張公藝忍之一字。真淺之乎。待子孫矣。

人子失愛於親。益要溫和敬慎。挽回父母之怒氣。一日不能挽回。卽一日不可以爲子。父母在堂。經營家務。此天眷我讀書時也。此時一失。不可復得。豈可悠悠錯過。

只看人家子弟有狹小祖父之意。便非令器。

子弟少年知識方開。須以端謹長厚養其心。爲一生人品根基。

父母年進一年。人子奉事便年少一年。知此。則懼之心當迫於喜。

子道多端。以致親無過爲至。然須有積誠感孚於無形無聲之先。誠之未孚。在我猶未得爲孝子也。烏能以言悅親哉。故直言之。慮以戇而傷志。卽幾諫焉。又恐疑爲誚刺而益復傷志矣。惟積誠有素。天性允洽。

順於呼吸。聞幾諫則以婉曲生憐。聽直言更覺朴誠可喜。

子弟失禮於父兄。雖小故亦當戒之。恐含容久而馴成大惡。父兄不情於子弟。雖過甚亦當順受。稍爭辯。

卽爲大逆。然則可遂父兄之過乎。須俟喜悅時和顏幾諫。而不必辯論曲直。此孝子悌弟之道也。子弟失歡。但當教訓。不可向人陳說。父兄一時之言。爲子弟終身口實。亦有未忍。

孝子只是心心念念在父母身上。如此用心。自然生出許多道理來。養志無方。因心而起。不獨旁人算不到。卽父母自家亦數說不盡。

只一看得利重於孝。道必有間。人云孝爲百行之原。余曰利爲萬惡之本。種種敗壞倫理事。那一件不從贖貨來。

事親之道。如養生送死一切大事。皆當獨任。雖有兄弟。不可觀望。不可較量。誰能竭力。誰是孝子。若心中有一分責人意思。便是孝道有一分欠闕處。

不肖子孫。輕忽遺言。以祖父不及督責也。孝子正以不及督責。益不忍忽。

祖父凡有遺訓。皆是家中最切要。心頭割不去事。遵守勿失。不止全孝。其家道必昌。忍於違背。不止喪心。其家道必墜。

先伯父敬立公曰。幼時趨庭。先君問孝弟孰難。頤對曰。孝弟并重。其道一也。未有能孝而不弟者。然就今日而論。孝道以衆議而存。弟道以衆忽而廢。蓋父母罔極之義。無智愚皆知之。其分至嚴。其名難犯。苟蹈悖逆人爭賤之。此其勢不敢不孝也。至於兄弟。年齒未甚相遠。名分亦非過嚴。比肩笑語。玩惕之中。漸成爾汝。況門戶各別。習見不同。始起於不嚴。終成於相抗。人情習以爲常。而弟道衰矣。先君曰。小子言是。凡

不敬其兄而言孝者。其孝假也。堯舜之道。孝弟而已矣。根於至性。發於天理。豈分難易哉。

教訓子孫。是自己家裏事。然養成令器。使鄉黨以爲儀型。天下被其仁愛。賢父之功。有關世道。豈獨光宗耀祖已哉。教子弟。從幼小便要加嚴。積漸致之。不覺苦難。養成德性。後來充以學問。便成大器。殊不費力。子弟尊奉家長。當如郡邑之尊奉守令。奴僕有過。子弟勿敢專責。必稟之家長。審量是非。而家道始一。若子弟輒行鞭打。僮僕爲戚所挾。驅使爲不肖事。誰敢不從。若子弟賢明。尤當敬慎。不敢蹈自專之嫌。人多薄於奉養。厚於婚嫁。謂奉養其常。婚嫁其暫也。又或緩於奉養。急於交際。謂父母相諒。人情責備也。要只是看得父母輕。古有割股事親者。何有婚嫁。有餉客脫粟留雞供母者。何顧責備。

子弟幼時。無聲氣標榜。其放縱收斂。全視父兄喜怒。故人有才俊子弟。尤當步步抑損之。奪其驕矜自負之氣。逼趕入規矩理道中。方是好消息。若愛之譽之。任其驕肆。未出戶庭。狂名已著。後雖欲收斂。嗟無及矣。嵇叔夜不訓不師。憑寵自放。遂致囹圄。可不鑒歟。

外侮侵陵。如衣生蟻蝨。捕之不得。只棄去此衣。便自脫然。兄弟間有不肖者。如身生疣贅。雖甚苦累。調之無術。決去不可。惟有耐心忍受而已。

謗之來也。我有其事。則不可辯。我無其事。知我者。不待我辯。而自爲我辯之。不知我者。我雖力辯。彼但信謗而不信我。且謗者未必逢人。卽謗我。卻逢人訴說。是我更彰其謗也。何異自謗乎。弗思而已。

怨釋於兩悔。釁成於兩憤。

能積不能讀。何異掌書傭子。能讀不能行。所謂兩足書廚。

蝸牛升壁。涎不乾不止。貪人求利。身不死不休。

愚不詐。不足爲愚。智不愚。不足爲智。

奴僕與鄉人相角。欲泄私憤。每駕不遜語。激怒主人。只一不聽。省多少閑氣。免多少怨尤。增多少長厚。一家之中。惟責望兒子之心難緩。時加教訓。斷不可順從其性。然賢不肖亦有天焉。妻爲敵體之人。豈能事事強之使同。至奴僕輩。但謹慎足供使用。便當獎與。不必深求過責。此是自家善討便宜處。如必欲一責備。勢必至室人乖忤。僮僕嗟怨。內外之人視我如疾風苦雨。我亦覺得人人可厭。事事拂意。展轉動怒。亦何以自遣。

一友責僕人不能辦事。余曰。彼有才智。自有才智享用。不爲人役矣。又一友怒僕人不合己意。余曰。要合己意。除非是己。然亦有能辦事善揣度主人意向。此小人之最詭黠者。用之必受其弊。

僕婢託身主人。是仰主人爲父母也。饑寒勞瘁。當留心體恤。然仁恕在心。不可屢形言語。蓋小人無知。恐恃主人易與。輕於爲非。然後以法繩之。寬縱之後。極難整齊。且易生怨。大率居家之道。無異臨民。莊嚴持己。則不威而肅。優容示愛。卽扑責愈玩。其所操者異也。

凡親友及奴僕借貸。寧可量力給與。不可多借。責償緩之不還。急則成怨。僕婢有過。量責可也。極口辱罵。甚非大人之體。

罵奴僕勿及其父母。亦是推己孝及人之道。

僕輩有至奸猾者。使主人受其愚而不覺。其機在搬弄是非。主人視爲忠己。託之心腹。以致至親爲之失歡。良僕被其誣譴。不可不拒之於早。

僕婢有過。不可親自笞撻。量情責問。令人執而答之。一則於體尊重。一則妨己怒氣過激。萬一失手。致有不測。

好聽左右之話。必敗事而斂怨。

僕從與人爭鬪。主人只當約束僕從。若爲之曲護。是縱之生事矣。

僕從甯以拙而見惡於主人。不可以巧而得罪於鄉黨。

奴僕得罪親友。有來愬者。卽當責處謝過。初不可計是非有無。蓋親友與奴僕。非可較量是非有無之人。一較量便類兩造對訊。褻慢親友矣。卽吾僕本無過。使之屈禮親友。亦正何妨。

人子狀親。不知何人作俑。竟成不可已之定例。夫親有善而隱之。非孝也。無善而詐妄言之。尤非孝也。舜爲古人倫之宗。曾無一語代頑父飾過。禹但以奇功幹父之壘。亦無一言掩鯀之愆。孔孟以孝教天下。而著書不及所生。子思但稱其祖。而於父則無辭。後人不求聖賢所以事親之實。而徒以虛文誇炫。將以重吾親歟。言出子孫。何足信也。或反因虛飾之浮言。益指在生之實惡者有矣。將以重吾名歟。既不能盡孝於生前。亦何能欺人於身後。孝子必不爾也。

或問君子思不出其位。范文正公做秀才。便以天下爲己任。莫是出位否。曰。天下便是讀書人所宜思。讀書而不思天下。便是失位。修齊治平之道。古人於十五入大學時。便已講究。平素不謹究。一旦得位。何以濟事。如孔子志三代。顏子問爲邦。孟子論王道。雖終身不用。而孜孜急急。只是以此爲思也。

人之收斂放縱。皆由習慣。收斂慣了。說一錯話。也覺惶惶不安。放縱慣了。見一正人。便自拘促難受。

聖學功在慎獨。慎獨本於知畏。知畏則知天地鬼神頃刻不離。自不覺慄然肅然。愈獨則畏愈生。隱微之間。嚴於大庭矣。邪妄何由而入。

君子不矜己善。而樂揚人善。不匿己過。而爲人隱過。

事莫待來時忍。欲莫待動時防。既來思忍。既動思防。如火熾水溢。障之甚難。

高才能文章。善居之。足以成名。不善居之。足以致禍。

君子和而莊。矯而論之。甯莊而板。勿和而流。

謹言是處世第一法。

安分量力。是成家作人第一法。

只一自反。天下無不可了之事。

胸中要有涇渭。然亦須氣量含宏。不可太生揀擇。

奸人不自怒。能使人怒。不自笑。能使人笑。

世間好看事儘有好聽話極多。惟求一眞字難得。人倫日用之道。盡得那些聖賢經書之理。省得那句史鑑所載之事。能得那件。展開字彙。認得幾字。乃敢常讀書名號。愧矣。

多一分知解。便多一分不自在。

人要有專業。任定一事做去。心便不及旁用。最忌是無事閒思量。千頭萬緒。雜然方寸中。究竟做不成一事。

凡是非所在。我之意見與衆不同。須緩緩論說。使衆人開悟。不可懸直徑情。致違衆情事。

省事是清心之法。讀書是省事之法。惟正己可以化人。惟盡己可以服人。

做官最不濟處。是虧苦行戶。米蔬酒肉之類。微亦甚矣。既限之官價。情已難堪。買辦之人。又要染指。不知小民盡室力作。營運資生。我縱占盡便宜。能有幾何。而些小資本。日剝日減。遂使八口之家。生氣索然。嗟怨恨。無可訴說。是關人心。豈獨政體。

爲政爲家。若通下情。不可使人含怨。

越自尊大。越見器小。

恃小察必有冤民。矜小智必多弊政。

能庇人便是大人，受人庇便是小人。

家怕先富後貧，政怕先寬後緊。

做官時，要往前日想一想，我原不是官，又要往後日想一想，不能常有此官，尋求真我，方有著落。

只一箇看得官輕，便行得志，作得事。如今人說著，罰俸就失色，如何敢動一些？要知古人擔當宗社，必置身家性命於度外，始克有濟。

做官要如意，要好過，此念便是大罪孽。有多少人不如意，纔趁得我一人如意？多少人不好過，纔奉得我一人好過？

胥吏窺測官長，每在意思偏向處，我自恃聰明弄才弄智，不知已墮胥吏術中矣。惟光明正大者，無隙可乘。

爲官者無故多一言，皆足窺測淺深。

抑強扶弱是善政，然要省得強弱兩字，是論人，不是論貴賤。百姓中也有強的，紳衿中也有弱的。若槩以紳衿爲強，百姓爲弱，這便大錯。且如此人素強而此事實直，此人素弱而此事實曲，自當就事論理，不常執人揣事，方謂之平情。一有成心，便墮偏見，是非顛倒，道路譁然矣。

爲治者，要使百姓愛生，士人知恥，能厚民之生，民始愛生，能養士之恥，士方知恥。士不知恥，則教化不行，民不愛生，則刑罰無用。

爲治且莫說興利。只一不擾便是利。

備荒有策。救荒無策。平日無所備。到饑荒時有何善計。不得已。損上益下則可。若削富助貧。恐以速亂。狂狷皆本性生。聖人以狷爲狂次。我輩無狂之才。徒恣肆心。學狷之守。不失正士。

士大夫開口便說道理。作事卻全不合道理。可見非禮之事出於不知誤犯者少。知而故蹈者多。所以要勿自欺。

作事宜和緩。進學宜果斷。然參學之理又宜和緩。決事之機又宜果斷。

智愚本於性生。天也。邪正由於心術。人也。然趨於邪者智而反愚。守其正者愚而反智。又非天可限也。生今之世。不必定做官。然亦須微假名器。遮庇身家。始可無恐。不然。卽隱居深山。胥吏亦到。睡面自乾。侵侮愈多。李鄴侯辭裴侯爵。但乞告身一通。便宜山水間。縣伯不得追呼。足矣。先生一代功勳。上友天子。猶深此慮。可見君子懷刑當懷德也。

古人以不干祿爲學。今人非干祿則無學。

與其與俗士聯社論文。不如聽村老負暄說鬼。

責惡要爲人留餘步。勸善要思其勢可從。

一念之慈。亦足作福。一言之戾。亦足傷和。存心不忽乎微。所造自卽於大。

事到得意處。便可轉思退步。此是留餘以養福。言到快意處。便當斂氣凝神。此是留餘以蓄德。

恩不可過。過施則不繼。情不可密。密交則難久。故刻鵠之怨。恆積好施之家。而疎薄之嫌。偏在多情之士。喜時乘輿然諾。言過豈更思復。怒時隨口呪詛。意回安能無悔。

天能配孔子之遇。不能使孔子之道不尊。天能促顏子之年。不能使顏子之行不著。故曰人定勝天。貴莫貴於無求。富莫富於知足。

人生不聞道。雖百歲猶天。故壽莫壽於顏子。身死無可稱。雖萬鍾亦賤。故貴莫貴於伯夷。人行有虧。多於彌縫。極工時露出。交道之薄。正在周旋極密處看破。

浮清斂去。言方簡。客氣收時。意自平。

親友相爭。自難坐視。要知人與我雖有親疎。事在彼卻有曲直。持論稍有不平。反恐因我債事。所貴善爲排解者。化大爲小。彌有爲無。只是以情理入人。人自不覺氣平心折耳。

我輩安得無過。正要因過搜尋。致過根源。加掃除廓清之力。若以無過爲賢。必至文過。終身皆在過中矣。奸勝人者。必無勝人處。能勝人。自不居勝。

疾惡太嚴。當計其所窮。或曰太嚴便是一惡。

財由爭得。去盜幾何。

福善禍淫。天之道也。若使善必不福。惡必不禍。是人而不有天矣。天之爲道亦虛。然使善必得福。惡必得禍。是人而可主天矣。天之爲用亦淺。立身行己。利人濟物。亦盡其在我而已。回天憲貧。慶富跖壽。不較可。

也。

禍生於怨。怨生於畏。士大夫居鄉。有赫赫名者。非福也。

君子但盡人事。不計天命。而天命卽在人事之中。

才智英敏者。宜加渾厚學問。

不可因人之學識淺陋。氣象粗疎。便生鄙薄。纔有鄙薄之心。在我便是淺陋粗疎。去彼幾何耶。

爲學莫輕說效驗。纔求效驗。卽是助長。只一味勿忘。久之自然有效。

或謂才子多傲。余曰傲便是不才。

君子滿腹天理。故以順理爲樂。小人滿腹人欲。故以得欲爲樂。欲無時可足。故樂不勝憂。理無時不存。故

隨在皆樂。至樂順理。縱欲之樂。憂患隨焉。

人之有夜。猶天之有冬。皆所以息養元氣也。息之不極。則養之不深。故冬氣和暖。卽來年之生意不暢。夜

寐失甯。卽來日之神氣必昏。

生有定分。命難力爭。順理者逸。而日休。任智者勞。而日拙。

巧於爲讒者。多指摘疑似之形。而雜以附會之說。使聽者不覺傾信。受者更難昭雪。忠臣負屈。孝子含冤。

修士蒙垢。率由於此。

言必循理。事必稽古。雖近迂拘。不失爲正。

動一善念，必須見之行事。行一善事，必須做到究竟。一事善矣，又必事事與此相稱，方完全得好善一念。孔子畏大人，是論體、論理、論勢分合當如此。胷中卻是平等。孟子藐大人，是心中先有一大人，故意藐之。看來畢竟著迹。

人不要把聖賢看得太高了，也只是世間一箇正經人。孟子說人皆可以爲堯舜，也只是做箇正經人。若論聖人才智，如何可爲。

驕諂是一箇人，遇勝我者則諂，遇不如我者則驕。

小人恩怨顛倒，全無性情。雖父兄之仇，一言投合，即成相知。雖活命之恩，一事拂意，即成仇恨。今日仇恨，明日又成相知，再日又成仇恨，可歎可歎。

孔安國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，劉向撰列仙，皇甫士安撰高士，陳長文撰耆舊，俱七十二人。若是其班歟，抑有意襲之也。文人著述，每多摹擬古人，至篇數所在，亦必取盈。如少陵秋興八首，偶然八耳，可傳。不在此也。而後之爲秋興者，不敢爲九爲七，又如七發、七激、七辨、七依、七啟、七命等篇，真覺學步可厭。存心厚者，自無尖酸口角。

誠之一字，可以服天下，詐之一字，不可以愚妻子。

讀經要就情事參理道，讀史要就理道定是非。好善議前人著作，及拈筆方知自家無識；好卑鄙古人治功，及任事方知自家不濟。

志趣曠達。市朝亦覺幽清。名利繫牽。山水皆歸臭濁。盡性知命之學。不過一靜字做來。參天位地之功。不過一誠字推去。

聰明過露者。德薄。詞華太盛者。福淺。好飾者。作非之漸。偏聽者。啟爭之端。

傲人不如者。必淺人。疑人不肖者。必小人。

姑息必成大忍。面譽必至背非。

淺人好誇富。貪人好哭窮。

心察損神。語多傷氣。

因小嫌而疎至戚者。不祥。驕貴盛而捐故交者。不昌。丈夫不離內室者。命不延。婦人端預外事者。家必敗。酒肉之場。無修士。富貴之家。無直友。

我自諱過。安得有直友。我自喜諛。安得無佞人。

何事不因忙錯。故急迫中。益要安詳。此心多由樂放。故快適處。更要收斂。

惡莫大於毀人之善。德莫大於白人之冤。

一枝動則萬葉不甯。一心散則萬慮皆妄。

事以急敗。思因緩得。

有一事爲人共稱。必欲自矜聰明。尋出破綻。不止有傷長厚。口舌之餘。或招不測。能省事。自無妄費。無妄費。方可與講廉。

發生收斂。四時有一定之理。失其理者不祥。人生亦然。故少年退縮。老人狂躁。皆非常理。天之苦我也。加以種種拂意事。只一味安受。便令造物無權。

甯爲君子譏其偏。勿爲世人喜其圓。甯爲世人笑其拙。勿爲君子病其巧。

作一事而可否各半。要先審其可。我否我之人。使可在流俗。否在君子。何可一朝安也。

賤而無能者。終於賤。貴而不法者。亦終於賤。貧而無志者。終於貧。富而不節者。亦終於貧。

男子貌無妍媸。讀書靜養之人。自有道氣可親。

心知其詐。而口不言。面受其侮。而色不變。纔見涵養力量。

好責人者。自治必疎。稍知自省。便覺一己克治不盡。那有餘力責人。

言雖至當。言於必不受言之人。便是妄言。

君子主靜。可以善動。

只一事不存心。此一事便錯亂。

學問涵養人。雖當盛怒時。畢竟無過激之言。暴厲之色。

能於妻子僕隸前無慢容。無忽言。方是真敬。